

新淦縣志卷二十九

瑩墓 目錄四十四條

秦

孔母

漢

許紹

三國吳

聶友

晉



陶母

陳

蘇令 黃法甄 岳陽王

唐

樊令 宋齊邛

宋

何昌言 曾三聘 曾廸

元

郎君墓 歐陽南谷

明

蕭昂 練子寧 胡北山 胡應 胡叔寶

金幼孜 練純 孫仁 胡叔廉 黃仁山

吳達 謝階 周謨 饒思聰 朱孟震

胡子持 周昂 張堯文 張克文 張叔

張壽祺 聶湛秀

國朝

李煥斗 王言 王泰牲 王雲煥 王雲翔

劉世寧 劉學瀾 劉佳琦



許紹墓在治南十里紹漢末人嘗爲豫章太守  
豫章古今記

三國吳

聶友墓古今記曰郡東二十里有大家曰丹陽墩古老相傳爲丹陽太守聶友墓方輿記云墓在州南二十九里通志又云新淦縣南有聶友墓未詳孰是按豫章記新淦縣北二十里曰封溪聶友夜射白鹿處今有聶友所用梓木爲牂牁者遂生爲樹又搜神後記云友新淦人也墓當在新淦  
江西考古錄

晉

陶母墓在城北十字街右晉大尉侃母湛氏葬此舊志云墓在新淦清江鎮新興觀前有化梭亭墓址沒於江南唐徐鍇有碑明張九韶有記九域志載臨江軍有陶母湛氏墓臨川都昌亦有陶母墓晉史陶侃遺表云侃父母舊葬今在尋陽  
府志 道光四年邑侯宋製聯表墓云杯土式儀型或者禮尚本原返葬依太公故事紉麻崇節儉允矣詩歌刈穫爲締嗣姻后徽音

陳

蘇令墓在秋山相傳永定中蘇爲巴邛令歿葬於此  
舊志

司空黃法蕤墓在迎春門外石獅猶存舊志

按南史法蕤巴山新建人太平寰宇記墓在崇仁縣

巴山即今新淦也

岳陽王墓在新淦玉笥鄉安山相傳陳高祖第十六子

名叔慎唐武德中子嵩為吉州別駕遷葬於此今屬峽

江地通志

唐

樂令墓在治東南十里舊志載龍紀二年任逸其名通志

丞相宋齊邱墓在治東北板埠舊志

宋

何狀元墓名昌言刑部侍郎何正臣之姪登紹聖四年

丁丑榜仕至工部侍郎墓在一都泥江口下弦舊志

曾三聘墓在一都郎中岡曾宏廸墓在玉笥鄉澁岡

曾維文墓在淦鍾溪維文吉州永豐人治儒術通五經

紹興三年進士累官尚書卒於京加金紫光祿大夫諭

葬子元育利有擇葬地得新淦鍾溪結廬守墓家蓮陂

舊志

元

郎君墓在三十二都城田卓行傳劉大芳之後同居十三世聚族戶賊寇淦殲其族三百餘人聚冢葬之遺孤仲開子遺守墓側徐叅政族人汝順有詩

舊志

歐陽南谷墓在新淦鐘山鄉歐陽元銘

圭齋集

明

蕭九將軍墓名昂爲水神顯於蜀墓在治西白馬

舊志

練狀元祖墓距宅三百步與何家山毗連子寧祖冢及母郭夫人墳皆在子寧殉節墳掘遺址尙存子寧爲母

郭夫人銘

舊志

胡北山墓儼七世祖在治東五里瓦橋地勢盤礴蜿蜒

隱隱隆隆若蛇遊大澤四面諸峯羅列

頤庵集

胡應墓儼六世祖在治南五十里蕭峽岡巒起伏勢若

翔舞狀類飛鷲山林鬱茂旁有都督峯蒼翠奇特若筆

閣

頤庵集

胡叔寶墓儼曾祖在治南十二里泥江山蹲踞如伏虎

勢欲騰躍江水澗灣居其前

頤庵集

大學士金幼孜墓在新淦縣南八十里宣德間敕葬今

屬峽江

江西通志

練純墓在欽風鄉二十五都茱萸岡 玉屑集

副都御史孫仁墓在縣南郎中岡 舊志

尙書陳壽墓工部尙書諡簡襄敕葬在治南三十里名

大路 舊志

給諫黃仁山墓在治西 舊志

大理卿胡叔廉墓在故居一里許御製祭文載藝文 舊志

建寧守御史謝階墓在瀉鹽嶺 新編

副使吳達墓號雲泉與羅大史洪先友善常戲日雲在

天邊閒泉流石下忙公閒耶忙耶抑在忙閒之間耶葬

鋸源吉會元鄒守益表其墓 舊志

學憲周謨墓號虛白僉閩憲時識蔡文莊清於總引令

其師事雲室林公後清督學江西試臨郡事畢率五學

諸生祭公墓有文及詩 舊志

布政饒思聰墓在故里 舊志

山西巡撫朱孟震墓在治北紅沙塘 舊志

學憲胡子持墓在治南七里陂 舊志

御史周昂墓在廖墟烏塔岡 舊志

衢州守張堯文比部張克文助教張叔鐘墓在泥江馬

坊前

御史張壽祺墓

烈女墓在二都拏埠聶氏字湛秀聶興國女適吉之永豐曾某遭此讎氏安之後迫改嫁度不能全祥許之給歸告父母至拏埠橋投水死時年二十四葬本里今稱其地爲烈女墓 國朝貢士孫拔過其地欲弔以詩未就夜夢湛秀乞詩云

舊志

國朝

寧夏道李煥斗墓

宛平令王言墓本里據源

翰林王泰牲墓本里據源

青州守王雲煥墓五都白洋嶺黃坑

漢陽司馬王雲翔墓本里貫坑

工部郎中御史劉世寧墓在三都大松山

高密令劉學瀾墓在五都何家坊

成都守劉佳琦墓在故居

以上新編

凡塋墓自賜墓外有年遠未悉未報者開呈續載



新淦縣志卷三十

寺觀 目錄四條小目九十四條

院

寺

庵

觀

共計九十四處

新淦縣志卷三十

寺觀

金仙羽客清淨虛元要必有棲真之所藉以攝心而定性其覺世牖民亦神道設教之一助也仁壽之宮華光之院畫棟相望聲稱爛焉顯著於當世也作寺觀志

永壽禪院在治東一里許卽今東山寺明練子寧

國朝楊殿梓李廷宰有詩

南峯禪院在治南二里有銅鐘五代天祐三年鑄

重興寺古建興寺俗呼大佛寺在城東爲習儀祝

聖所康熙

年五

爲風雷摧折知府王撫民捐貲率知縣胡之琳

重修改曰重興寺

新興寺有二一在治東一里許九源頭旁有雙忠廟一

在六都原四十四都

雷塘寺在治南一里許塘頭旁有康王廟

百華寺在治北半里許讀書臺右尙書謝諤題額曰覺

城東寺門牆傾圮

國朝守憲施公閏章集紳士講學於臺下題山門額曰古

百華寺明練子寧張堯文有詩

雲峯寺在治南一都原二都雲峯嶺

就源寺在治南一都原二都一名保安寺係祖庭塔址

見高僧傳五燈會元有碑存寺後明季寺圮金川驛丞

劉祖鯨倡修明曾宏

國朝釋大銓胡之瑾有詩

永安寺在治南洋峯

書田寺在治南一都原三都

九子寺在治南九子嶺

報恩寺有二一在三都原二十六都洋湖一在三都原  
二十六都洋峯

臨江寺在二都原二十都中州

白竺寺在二都南館

石門寺在三都原二十四都大墟明劉先春

國朝段持平有記

大和寺在治東長陂明宋一俊有詩

三山寺在虎溪山古之石陂上原宋孫覲有詩

龍安寺在治北城頭文塔之左明解縉羅洪先文徵明

劉守謙邱士毅韓上桂蔡琮張堯文胡子泰有詩

殊山寺在治東楓林宋敕建名安國

下團寺在治東三十里

龍興寺在甘泉

三峯寺有薌林院在治東四十里美女峯下

石龍寺在治東四十里美女峯左

棲隱寺在四都原二十九三十都廬嶺

彭模寺在四都澄湖

西林寺在治東四十里櫪源

崇聖寺古巴川界宋建今廢一名溫泉寺宋彭應求明  
彭如鑑有詩宋周濂溪有序

李模寺在治北舊杯山巡檢司前

永興寺在白洋嶺背

登雲寺在五都原三十九都蔣家坑明朱瓚朱孟震有  
詩

桂源寺在桂塘口

崇福寺在水橫頭明宋一俊有詩

銅嶺峯寺在五都四畝滄洲

拗坑寺在五都原四十一都南源

永建寺在治東周家坊先在白馬濱大江後遷此

保安寺在西北四十里沙湖濱大江

天王寺在治西北三十五里張家坊明羅洪先有詩

清梵寺在治西三十里大江西背小河四面阻水明呂  
應官有詩

新修寺古名伏魔寺在治西十五里橫岡河埠宋岳飛

明周謨有詩

方等寺在蓮塘接喻界

法華寺俗名沙螺寺在治西三里湖田唐崔國輔

國朝段持平有詩

晉安寺在石溪

暮山寺在治東五十里方竹有伏虎橋

西禪寺在治西界埠濱江開季寺圯

國朝順治間修葺康熙辛亥邑侯董謙吉重修李仁翁裔

孫李忠誥倡修寺僧廖合潤募建明陳獻章

國朝胡之琳段持平有詩

興善寺元劉詵有詩

甘霖寺在治東

國朝陳日芳有詩

大窩寺在治東下園

楊禪寺明羅洪先有詩

龍迴寺明胡叔廉有詩

石溪寺明王守仁有詩

大呆寺在四都

罕山寺在四都

以上院寺以下庵觀

觀

祥符觀在治南阜民門外百步許操軍場耀德堂後宋祥符時建故名道士何得一詳見方伎志明敕諭有制梁寅有記

龍安觀在治北一里一名寧極傍有郭公廟

招仙觀在一都七里陂有許旌陽煉丹井斬蛟劍痕馬蹄遺跡畱石上

劉仙觀在一都楓岡山有劉仙飛昇處今石墩腳跡尙存傍有龍鐘庵

上北帝觀在一都麓岡山後鍾山元修煉處詳見方伎志有咸淳鍊瓶二座

下北帝觀在治西北三十里許旌陽修煉之所東晉永嘉時建

德欽觀在一都原二都有葛仙煉丹處

湓峯觀在一都原二都

安樂觀在三都原二十一都

圓城觀在三都原二十二三都

洞陽觀在三都原二十四都

寧真觀在三都原二十七都

逍遙觀在三都原二十七都

危山觀在四都原三十一都

高真觀在四都原三十二都明鄒孟爵有詩

崇真觀在四都原三十三都

樓真觀在四都原三十四都

高明觀在五都原三十七八都

定真觀在五都原四十都

南華觀在二都

杉庵明胡叔廉有詩

鳳凰庵在五都鳳山

國朝錢時雍有詩

澹寧庵

國朝孫之鳳有詩

三杉庵在四都

靈慧庵在四都

金鳳庵在四都

吾山庵在四都



帶源庵在四都

崇福庵在四都

福隆庵在四都

峯山庵在四都

瑞麟庵在四都

青龍庵在四都

竺沙庵在四都

峯背老庵在四都

葛仙庵在五都

永隆庵在五都

礮溪庵在五都

挹仙庵在五都

厚嶺庵在五都

以上俱據舊志據藝文據呈詞編載

新淦縣志卷三十一

藝文 目錄二十八條

宸翰 一章附載 表 三篇

疏 十篇

揭 二篇

檄 一篇

傳 二篇

記

八十八篇 補遺二篇

序

三十八篇

書 六篇

議 十篇

跋 十篇

書後

四篇

制 三篇

說 一篇

策 一篇

頌

三篇

讚 一篇

箴 二篇

銘 四篇

青詞

一篇

引 三篇

啟 二篇

碑 七篇

墓表

一篇

誌銘 四篇

祭文

十二篇

賦

六篇

詩

四百十三篇

新淦縣志卷三十一

藝文

文藝末也然而抒寫性情根柢學問亦各省其人之  
所詣焉有扶植綱常之人其文爲載道之文有盡瘁  
事國之人其文爲經濟之文有揚扞風雅之人其文  
爲詞章之文詣雖不同言各有物爰稽前錄益以新  
編後之覽者將有感於斯焉作藝文志

宸翰

國朝

高宗純皇帝御製千叟宴詩

千叟宴恭依

皇祖原韻

抽秘無須更騁妍，惟將實事紀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皇

壬寅歲舉行千叟宴，實從古未有之曠典。維時與宴王大臣

命諸皇子賜觴以示慈惠，至年未及歲之皇子皇

命侍立觀禮，余時年甫十二，躬逢嘉會，親見耆

筵慶錫，龍光譽燕之隆，閱今乙巳，凡六十四年矣。訝至當軒

手賜年今歲乙巳朕御極五十年恭依皇祖盛典於新正

以上皆召至御前手賜之觴，以君酢臣酬九重會

昭天恩國慶酬酢一堂之盛

天恩國慶萬春延

祖孫兩舉千叟宴，史策饒他莫並肩

臣世寧

恭進千叟宴紀

恩詩

驄馬符魚縮印銅，榮叨疊被

寵光隆清班，欣復來天上。勝宴何須數，洛中効職冬官慙。省

日荷

恩南海竊觀風，葵傾藿向情無限。惟近

朝陽愜寸衷

乾隆五十年正月六日

皇上御

乾清宮進內外大小臣工年六十以上者三千人舉行

聖祖仁皇帝千叟宴盛典

臣世寧

備員郎署獲廁其間

臣

惟五

福備徵於

皇極貞元彰大衍之符萬物作觀乎

聖人仁壽偏羣黎之德連姻坐列

天廚之玉膳分嘗滿袖攜歸

內府之珍藏

特賜稽之史策在昔所無洽以情文於斯為盛臣伏自念通

籍以來三十三載內遷外擢

榮寵頻叨循分省躬涓埃未報猥以頽唐之馬齒幸隨霽吉

於梧岡慶溢舉家感深百世用敢恭騰

睿藻並附里言登之棗梨垂之孫子俾知

微臣

生逢

壽考作人之會身際

龍光譽處之休浹髓淪肌共深鼓舞存心立品益勵個忱仰

酬

聖主高厚之鴻恩藉繼先臣詩書之舊業爰拜手稽首而記

於簡末

中憲大夫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兼文選司事

臣劉世寧

恭紀

千叟宴祇頌

賞物

御製千叟宴詩

玉鑲如意 壽字杖 石青緞 貂皮 皮盤

椰木朝珠 天青緞 寶藍緞 澤紬 皮盃

大紫緞 大紅絨 錦綾 荷包

宋

高宗宸翰

敕世忠為朕爪牙之臣出師必克克且無擾是宜有後  
於我比覽有司奏聞卿欲買新塗之田為子孫計蓋亦  
善矣今舉以賜卿非惟示朕之私亦聊以旌有功也卿  
宜勉哉故敕六月十一日付世忠

臣林竊惟先臣世忠丁時厄運際會風雲始名震於  
西陲繼威行於河朔擎天霸府復辟臨安鏖戰懾鄰  
決策定國佐成高宗皇帝中興之業猗歟盛哉而闕  
廣湖湘劇寇克斥師老無功宸展宵旰以屬先臣曾

不數月宛渠悉平三方就肅捷書來上高宗皇帝令  
割與內外諸軍各務奮勵時先臣位已師保節兼兩  
鎮駿功異數焜耀當代第鄉里彰武剪於戎境家無  
寸產方握重兵或謂明哲之圖在所當講於是有請  
於朝欲買新淦籍官之田上聞之親御宸翰舉以爲  
賜先臣抗疏控免賜恩終闕俞旨且有獎諭之詔洪  
惟高宗皇帝素知先臣有殉國忘家之志既表其忠  
矣又賜之上田以爲諸將之勸故御札有曰非惟示  
朕之私亦聊以旌有功也厥有旨哉昭迴之章旌功  
之田祖而父父而臣七十三年矣奎壁所在百神固  
當呵護然惓惓私憂萬一遺脫遂蹈不恭謹登堅珉  
寅奉賜莊以侈千載一時之遇以永億萬斯年之傳  
子子孫孫當飯必思其所自上圖宗祊之報下顯先  
臣之志云嘉泰四年三月十五日孫朝議大夫直秘  
閣知新興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敷政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紫金魚袋臣韓杅拜手稽首恭書

理宗宸翰

秀溪 賜兵部侍郎曾宏迪

表

百官賀冊立皇太子表

明 金幼孜

伏以天命維新隆萬年之寶運皇儲肇建光列聖之宏  
謨中外交歡臣民均戴恭惟皇帝陛下天地之大日月  
之明文武聖神同符於堯舜剛健中正敬承於祖宗廣  
德教於華夷霽鴻恩於遠邇明彰至理茂啟鴻圖隆太  
平於邦家建元良於儲副盛禮渙頒於寶命前星炳耀  
於青宮上允協於天心下永符於人望所以承宗社神  
靈之統所以係海宇臣民之心宏福慶於國家衍太平



於萬世臣某等欣逢盛事喜切中心外順內安仰皇明  
之如日河清海宴祝聖壽以齊天

賀嘉禾表

明  
金幼孜

伏以帝德承天盛世肇開於景運至仁育物萬方表瑞  
於豐年喜溢神人歡騰中外恭惟皇帝陛下道隆堯舜  
聖協禹湯廣大如天包六合而無外博厚配地普萬國  
以皆春感和氣之沖融致休徵之屢應維茲東甸地接  
神京慶令節於三秋來嘉禾於九日金莖濯露耀光彩  
於彤庭玉穗搖風布馥芬於紫殿匪以備樂盛之薦寶  
乃見仁育之蕃共瞻同穎之奇快覩盈車之秀斯聖神  
之感格致寰宇之豐穰士民咸樂於生成天下同臻於  
熙皞臣某等躬逢上瑞誠切抃歡日月照臨贊皇圖於  
一統乾坤悠久祝聖壽於萬年

賀平殘虜表

明  
金幼孜

伏以帝德廣運萬方咸囿於仁恩聖武駿揚羣醜莫外  
於天憲斯以成功之速皆原睿算之神中外均歡神人  
交慶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知聰明道合唐虞德  
業經緯乎天地治隆湯武事功卓冠於古今凡居覆載

之間悉在照臨之下惟茲索虜屢擾邊氓肆動天威肅  
馳虎旅將士用命奮發於雷霆狐鼠潛形莫逃於窟穴  
戮克渠而不釋執醜類以咸來被革裹羶男女耄倪之  
載路連雲擁霧馬牛輜重之人關灤河萬里以長清沙  
漠一塵之不作茲皆本於宸算用永靖於邊隅隆宗社  
之奠安衍治平之福慶臣某等恭逢盛事喜切中心海  
晏河清仰神功於永世天長地久頌聖壽於萬年

疏

謝進翰苑疏

明張美和

謹以恩從天降榮以時升捧讀再三不勝感激臣以不  
才濫膺寵祿致蒙天眷擢置成均慚無教育之恩徒深  
費糜之懼於茲四載常切於懷今年四月十日復奉玉  
音擢授翰林編修之職忝居清密得近光華累聞天語  
之勤備見帝王之道伏念臣齒衰老志與願違語言無  
補於聖躬動止或乖於常度稽之舊學多所遺忘陛下  
憫臣之衰察臣之實許其請老俾以榮歸而乃重被恩

寵授茲實秩錫以天文之藻飾俾乎雲漢之昭回雖江湖不足喻其深山岳無能擬其大執古之要適今之宜皆非儒臣之所能及也謙光之美溢於詞翰褒揚之意形諸簡篇臣知陛下愛臣之深眷臣之篤所當珍襲寶藏傳之永久以爲子孫世世之榮者也臣以餘年得歸田里猶能作爲詩歌鋪張太平之盛但愧不文無以報陛下耳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舊編

乞從正議誅姦臣以光聖孝疏

明 黃仁山

夏商以前文多缺畧姑置勿論請以成周之世室爲陛下言之考諸前載其立廟之旨有二曰象其功德也曰因其創業也周自后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天命維新傳於武王始有天下後世子孫思其功德之大而不可祧修其世祀之禮而不敢忽故於文王則有文世室之建於武王則有武世室之建均之祖宗而廟制不同初非有所私意於其間也文武功德之盛自可崇廟社之制垂之無窮百世而不遷者也尊之爲大祖奉之以世室夫誰曰不宜卽周而觀則三代世室之建皆以其有功德被生靈而施後世謂足以當之而已豈有任情黷

禮者哉恭穆獻皇帝今日之極其尊隆而崇其祀事者實由上下推其所生之至恩而舉希古之曠典耳乃欲舉而比諸文武之世室或者其不類乎夫非所居而祀之則神有所不受非其實而加之則神有所不安恭穆獻皇帝聖德神功蘊而未施不昭見於生民而明被於後世也祀不遷廟上同太祖之體臣恐獻皇帝之神非所居而不受非其實而不安豈孝愛親而祭之以禮之謂耶况自非禮之作後皆不及廢改是終無益聖孝有譏於典章者伏望陛下深思此禮痛割至情速罷世室

之議以明示天下祇崇觀德之祀以惠順夫宗公則祖宗之神恭穆獻皇帝之靈自然交歡於上在廷之臣率土之民歛然心悅於下矣竊照何淵本以庸陋之鄙夫敢肆滅倫之狂論素懷凶險已得轉官於先中實姦貪仍蹈故轍於後啟邪說以眩惑君心而上干宗廟假祀典以變搖國是而得罪祖宗惟知希世取寵以爲身謀寧恤害義傷教以陷君父罪不容於誅死法宜肆諸市朝猶望陛下明以燭奸剛以去惡特勅法司卽將何淵明正典刑以謝祖宗以謝公論如是則險邪以去彝倫

以光明於四海法於後世大孝可同於堯舜曲禮可同乎成周臣無任忻戴願望之至緣係乞從正議誅姦臣以光聖政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順差辦事吏奏聞

舊編

罷黜奸邪大臣以重邦體疏

明黃仁山

伏聞邇者禮部尙書會推賈詠吳一鵬上請奉聖旨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陞禮部尙書著上緊到任管事欽此臣聞之莫不驚駭竊惟我朝聖制凡兩京三品員缺皆會部院司三品以上官會推每缺一員推二人奏請

簡用蓋必其人之賢斯得會舉之公必由吏部之推斯隆陞用之旨用人之道得人之盛其法莫善於此今席書會推不由部舉內批從中而下臣有以知聖意之所眷注也蓋其大禮之奏陰附桂萼以聞陛下因其言之有契淵衷而用之殊不知席書之爲人實有負陛下之簡用也臣等請得而詳言之幸陛下詳察焉席書身爲大臣苟有所見當以奏聞是是非非一付諸廟堂之公議就使其說未善猶得謂之偏見今乃私蓄其稿而不自進陰托桂萼俾之代陳書之意雖不可知然欲必行

其說以取勝於人坐受其利以竊寵於己人雖至愚其  
隱微亦所能測書雖至奸其肺腑亦可洞見陛下乃不  
測其隱燭其奸而俾以巧計得徼拔擢臣恐祖宗之舊  
制有違而下民之非議上天之厭棄未必不自席書一  
人貽之也卽今徐淮以南疾疫流行十室而九空饑饉  
薦至由此觀之臣恐陛下之憂不在尊居名號之未崇  
而在禮官奉命之未至也伏望聖慈思大統歷數之重  
念宗社安危之計亟追前詔將席書卽賜罷黜以爲奸  
邪異言之戒仍召汪俊復還舊職以救前失以順天心  
以安人情臣待罪言官豈敢畏罪緘默乞賜施行臣萬  
死亦復何恨爲此具本差辦事吏齋捧奏聞

舊編

久任撫臣以責成效疏

明黃仁山

臣等竊惟巡撫之任一方上而蕃臬次而府縣下而生  
民莫不蒞焉事權至重責任猶劇是故其人之賢而後  
可以居是官任之久而後可以責其効使或轉動無常  
遷改大驟則彼之才畧無由以展布其底蘊民之利病  
無由以興革其一二故久任責成不特司府州縣爲然  
而在撫臣尤急也近見江西巡撫御史盛應期稟性剛

方才猷明敏其風力足以震懾乎百僚其果斷足以總理乎庶務猶之火性猛烈人不敢狎而視之且江西近年以來罷弊益甚軍旅水旱之餘生民憔悴未復盜賊生發無窮民牧侵漁不已以若人而巡撫其地可以搜剔蠹害洗刷宿弊但近覩邸報已陪陳鳳梧推用恐一旦序其年資采其聞望而轉之則無以昭見其職業又何以責其成效哉况其巡撫未久風聲已著官司之貪墨者方將墮膽盜賊之竊發者方將斂迹錢糧之拖欠者方將催督訟獄之寃濫者方將辦理百廢具興萬民畏服若卽更換則視事日淺非惟應期所行付之中道而止且下知遷徙有目各懷苟且之心凡百振舉棄之一朝譬之火之方揚卽沃之以水又烏能成燎原之功哉是雖有巡按以監臨於上也然亦巡歷之有期雖有守巡以分理於下也然或權勢之未至所望綱舉百職而柄持衆政端有在於一巡撫之久任明矣臣願寬則任之以五年少則亦須三載之後方與超遷更換倘或念其年資如漢之璽書勸勉增秩賜金俟公卿有缺則舉而用之可也伏望皇上俯賜俞允地方幸甚

舊編

廣積貯以實郡縣疏

明黃仁山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使一邑之凶荒水旱無患也使天下之積貯皆備則天下之凶荒水旱俱無患也凶荒水旱非常之變而惟積貯可以濟之豈非政之重且急者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堯湯之世民不傷殘以此道耳其在監司之督其下屬也不以積貯之多寡課其功勞守令之獲於上司也不以積貯之有無得其聲譽上下因循玩爲不急而查盤官員又從希奉上司搜剔大刻斗級人役破家忘身惠未濟民害先及下

故州縣以預備之倉爲殃民一藪是以天下倉廩比比皆虛近者江湖之水湖浙之旱米價騰踴饑饉流移豈非積貯之缺而賑濟之末週乎有備無患之政自此以往臣謂當深加之慮也所謂積貯者非必常平義倉之爲如民入穀贖罪一節於公甚利於民無擾第先年建議者始以接濟大江繼以補那邊餽天下贖罪折納銀久矣矧贖罪以銀其弊有二其在下司之肆爲貪得者濶閭之膏假此剝取公簿所登十常一二實橐之數十常八九而上司之好結納府縣往往移文動支况又不



能積穀以備境內又不能積銀以助邊方徒以傾訟獄者之財而已臣愚以爲莫若通行兩京直隸十三省除一應入官贓物積至百兩以上官爲變賣銀兩及收貯轉解外凡徒罪以下笞罪以上除無力者的決發遣其稍有力及有力者俱以本年八月秋成爲始照依舊例止許入穀備賑敢有仍復折收工價者卽係貪汚之人事發問罪不惟儲蓄之計自此可克而濫發之弊亦由之少禁此後建議者不得復以他說中阻不過六七年之後而天下之郡縣或減於大郡之半小縣減於小郡之半務足其數而止撫按官三年一次委官查盤其有虧耗止令看守人役賠補不得妄加以監守自盜之罪蓋倉廩與庫藏不同銀錢與米穀不類銀錢盜至百千人或未知至於米粟所盜十碩價值不過十金而形迹遂已昭著於人矣此倉廩查盤之例宜寬也至於存其新而散其舊不無動移之費比之臨時無措立視民饑以困或攘競之起而不能制者實相遠矣

舊編

久任銓曹以敘庶官疏

明胡叔廉

伏觀聖諭有曰爲政在愛民愛民必選賢守令今選之

者每不盡心以致官非其人民受其害欽此夫陛下所謂選賢守令者非今之銓曹乎曹中之最要者一以進賢一以退不肖爲冢宰耳目手足之寄之助則文選考功二司郎中是也夫人才在下賢否者若是其不一知人之道古今所難柰何任選人之責者當事不過一年迫其事方熟而遷已及縱使能竭精盡力而欲調停一歲之間可盡周乎無何而新者以繼則又是一番意見矣此守令之選每不得人而上厯聖慮者查得憲廟時文選郎中如黃孔昭者在任將一十五年今其事功在

於名臣錄者亦以任久知人之可述也伏乞勅下吏部今後二司郎中遇有員缺不必拘以舊格量資循望既極一時之選矣及其既任果能當於其職而爲清議所歸或以三年或以五年方許遷轉中間才望卓異者比之常格仍超陞數級或卽擢以三品京秩以酬其任事之勞可也夫任久則志定以之自處則苟簡之意不生以之處人則知人之鑒自熟矧吏部者百官之表欲建治安使天下元元深被皇上覆載之仁莫若於百官皆令久任欲行久任當自近始吏部之官不久任而欲使

內而科道部寺外而監司守令之久任將誰使之乎再  
照文選司郎中居是官者多不肯久於其任以雜民居  
關防最難疑謗易生衆人之責備又加詳焉怨之所積  
保全者少而敗謫者恆多厥任委屬艱矣臣愚以爲莫  
若於本部公廨中擇便空地置房宇一所卽不能遍及  
於四司而使文選郎中時常在內居住公庭衆目之屬  
防嚴旣謹形迹自隔可以遠疑謗之嫌可以杜干求之  
擾所以成就其以人事君之忠者未必無補也

舊編

### 瑞王催婚疏

明 聶心湯

題爲王婚久已愆期擇吉未奉俞旨謹補牘上懇仰祈  
聖斷以成嘉禮以慰輿情事臣隸在冬官所司惟有將  
作不敢越俎但逢王議婚則有朱邸之繕修有儀物之  
豫備有筐篚之陳設一切典則臣等衙門協贊而成倘  
職守弗虔耽悞大典畢將焉逃恭照瑞王婚禮府第落  
成者二年尙稽答神之舉錢糧辦入者數載不聞合卺  
之期舉朝大小臣工積誠以感動馨力以開陳所謂單  
詞合詞異語法語屢聒宸聽小臣何容再噴惟是欽天  
監擇吉七月在臣下共訝以爲大遲靜候旬餘杳無俞

旨雖聖意淵微未易測識而父子天性之親夫婦人倫之始豈真性與人殊而乃當斷不斷已遲又遲致天下後世謂以天合者有離間不親之形以人合者生怨曠不平之氣恐非所以爲訓也臣等每誦皇上孝事聖母卓哉千古無兩或先意以承志或升遐而述事釋遺詔不云封婚諸大禮有定期乎藩封者無改翦桐之信好合者日抱標梅之嗟是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也然此猶曰關係國本也至於橋梁民間之所利涉田廬之所保障者特旨傳宣司空奉而行之皇上不難獨內帑底

成績豈非以徽音在耳不忍遺忘然此猶曰救度民命也至於神宮道院何與人事而且惓惓蓋造下取瓦料無非爲聖母默默在天之靈成就功德豈真徼福於冥漠爲耶由此觀之聖母之所已言者而皇上成其終聖母之所欲爲者而皇上開其始從此克擴善念闡揚仁慈將仁民愛物各得其所況王婚爲陛下家事瑞王亦愛子一動念便見惻隱一舉筆頃刻施行而乃置之度外是周慮疎迷而偏遺乎屬毛離裏之親情切喜捨而反乖夫天理人情之正彼賢王淑女其亦何尤忍使抑

鬱不伸一至此哉夫好逑者既有定日則選婚者自不  
後時是在皇上一轉念間二王婚媾一時並舉臣等衙  
門得以將順德意次第施行無倉猝苟簡之咎有從容  
順適之休將見彝倫攸敘和氣益如而螽斯衍於萬年  
歡聲動於九垓矣

舊編

參李淮撫疏

明 聶心湯

奏爲罪撫撒潑說謊欺君謹陳微臣會勘始末以破讒  
誣以析聖鑒事臣於原任淮撫李三才受知薦剡從無  
卻搆及夫盜木占厰之論起是臣職掌所關不得規避

於是義形於色法勝乎情始而清查繼而會勘盡臣司  
當爲之職分無私恩回互之柔腸但求贓証之真安顧  
後來之謗然而三才恨臣怨臣則固已刺心鑄骨寢食  
不忘者攫而思逞語不擇音是故爲疏爲揭至再至三  
乘處分之畱中妄希出押且瀾至尊之耳目設計中傷  
合在籍在仕東西南北之人紐作一團將過去現在并  
沉顯晦之官目爲植黨或錯綜以藏機或陰陽以飾辨  
此不可欺三尺童子矧聖明天縱而可說謊如此耶繁  
稱蔓衍莫尋頭緒中間扭入微臣贓私一段此絕與臣

不相蒙然不敢不一點破以明其爲讒賊之口夫汪信者臣所首參追究奸商也奉旨行浙直兩關臣嚴比家屬一貧徹骨而反有銀二千四百兩送臣是以賄而買參買比也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臣三年繕印一槩預支頓行禁絕除大典禮年例歲修運價外大工肇興支發庫銀僅約數萬便指爲扣剋數萬有是理否見今庫藏稍克亦數十年來未有之蓄是臣節省之效彰明較著也豈節省而可以扣剋套語加之乎彼以小人心度君子之腹曷足怪焉假令纖毫不清長安萬口誰

能箝之而罷閑待罪之鄉官遠在通灣反說夢見鬼乎兼臣自有堂官有巡視有考法無煩三才過督爲也噫臣因是而知三才計日窮而心日拙也臣敢代爲之度有三端焉臣查律例侵用上供錢糧者常刑罔赦而木而厥尤重且巨者倘皇上赫然震怒不許僕從受過根究主使三才其何詞以解則何如引咎責躬自陳罪狀比於自首免罪之條泣懇聖恩俯從八議宏開一網是或一道也臣又聞大臣不治垣屋令後世賢而師吾儉三才廣廈曲房金玉克奴其中此時稍捐一二以助皇

新法果云  
上大工而免於鬼神之罰以無爲子孫憂是又一道也  
舍斯二者而今日一疏明日一揭誣人飾已左支右吾  
類市兒之叫呼效村婦之潑賴恐靈斷有時需發神奸  
無處躲閃則亦愚而闇於事情不知計將安出矣臣小  
臣也因三才以汚語相加迫而後應不不會勘始末述  
其取罪懷恨之由而自明心迹如此非故與三才爲難  
也日後罵詈再及亦不屑與較矣伏惟皇上鑒宥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舊編

懇留福藩舊邸疏

明  
聶心湯

題爲福王之國屆期邸第關防宜懇懇乞聖明敕清禁  
地以永丕圖以昭儉德事職等躬逢封國盛典皇上燕  
翼垂訓惟以節愛爲家法福王仰承德意事事寧儉此  
慈止孝遠邁舜文正百僚鼓舞萬國歡呼之日也肯令  
旣去以後而舊邸坐視屑越爲乎惟是王居有主則窺  
竊不生王與將駕則覬覦四起禁護易弛於內地防範  
不及於外廷或故加毀壞包藏復繕之鯨心或乘機私  
攘大肆目前之狼噬或憑狐鼠之跡踐或聽風日之吹  
喧詎知一椽一椳盡屬民財而美奐美輪獨踰他邸兼

福王就封以後諸王次第就婚見在朱邸便堪畱用况兼好若此者也吉祥若此者也掃除封禁正此其時內而典守員役外而巡邏火甲皆宜責備稽查保無損失况福王府第先年修理約費緡錢二十餘萬繚垣靚深堂構華奐迄今歲久依然維新氣象也及今周防則一藻飾便是寧宇倘若弛禁恐畧傷殘須煩重構省百工之財用畱四海之脂膏誠今日帑空民窮之會喫緊一事也伏乞敕臣部申飭守府員役俟王輿啟行日將府中殿寢門廡庖漏等處并供用器皿逐一查明嚴加扃鑰敢有抗法作奸擅入攘取者聽巡視衙門不時稽察究治如律懲一儆百庶諸王旦夕就邸可因舊以爲新而皇上燕翼之始亦煩省而功倍於藩封國計均有裨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舊編

募修英佑侯蕭公肉身亭疏

國朝

劉佳琦

神仙羽化遺骨人間存於山者有矣武夷王子騫華山陳希夷是也塑於龕瘞於塔者有矣南華六祖青原七祖是也存於榻者則惟吾淦英佑侯相傳侯年八十餘啖一白石而化遺命貯以巨榻以亭覆之今廟左肉身



亭是也某歲不戒於火神像併肉身不存說者謂侯實前知天災流行願身受當信如是侯之禦災捍患爲何如哉昔壬子侯喬某曾請先大夫爲疏勸捐四方之士爭相解囊不數月廟貌一新惟肉身亭未建繚垣亦多傾圮再商於里人以書來蜀屬予引其端予維川蜀爲侯舊遊地予自筮仕以迄乞假往來川中垂四十年仰侯之聲靈以濟其危急者多矣此固予所急欲爲者夫成而毀者數毀而必成者理也蘇軾言自其不變者而觀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信哉

據冊新編

揭

答原任李淮撫揭

明 聶心湯

竊惟職以謫劣承乏繕郎所司惟有土木而主持可否則堂上老先生爲政頃職九月內清十年之積逋有責備各商賠木一疏卽監督官且不之及矧鄉宦乎後緣劉貞一道長風聞言事而後知李淮撫擅用皇木傳遍長安監察李道長糾參自其職掌各商遂籍此興詞矣職奉堂批詞責無他委始拘各商詰之日木之有無多寡須從實說天理王法所繫不可誣人亦不可自諱各

商乃備述家人李七之橫取用之後職以偏詞難信麾  
斥而去但對堂翁云此事須如淮撫自道一勘始明旬  
日內擬上復疏因堂翁給假調理事尚無證實因循者  
久之迫淮撫之疏再上今始入告此亦明非佐告樂禍  
者尚謂之代人出力受人脅制乎即使木商介僕兩造  
陳詞職或上下其手左右其袒怨望未脫而乃先事奏  
揚信口說簧誚職以軟媚之名則殊不相肖何也道長  
未言而職不能豫發則溺職乃可之謂軟道長已言而  
職輒爾懸坐則附和之謂媚而職皆不然胡爲謬相加  
遺哉想淮撫昔任曹郎曾爲人頤指氣使以有今日如  
可自信卽可以信職矣獨職僻性迂踪三番類薦一介  
未酬彼其時炙手可熱而守拙如此受過何辭然昔人  
云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又云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君子  
恥之職以此仰答庶幾見諒乎噫奉大教而知淮撫待  
故人之情不薄職感恩矣敢以一言相報亦惟是就木  
論木而已尺寸之材皆係上供如果毫未取用俯恤物  
力仰凜天威忠也或者奸商謀贏貴僕微賤明開數目  
上告君父直也又或者物料借資價直虧欠量出藏金

下軫商賈仁也三者宜何居焉此又職愚而忠於知己之情分也慎無再以為代人出力受人脅制而云然也  
舊編

再答李淮撫揭

明 聶心湯

近閱邸報見原任淮撫李尙書以與友人書發抄殊可驚訝然事情已聽之法司奏之君父職衙門相安無言但中插入一段又促聶司挾其堂官極力誣巖等語職讀未竟不覺仰屋而歎曰有是哉李尙書欺天罔人一至此極耶夫職郎屬也非他屬乃繕郎也以繕郎查逋

木吾修吾職當日摘參二十六萬木價是誰發覺繼之風聞言事者指名根究職不揣分量怒臂當車此堂堂正正之兵豈受人促且以郎屬事堂官分誼凜如從來各部事體例由司屬呈堂堂上批發職之堂官以秉正嫉邪之夙心逢盜木占厰之異事一疏一字悉經筆削是是非非不啻鉄鉞屬吏惟兢兢奉行而已豈容人挾夫此無稽之談本不足較獨怪天空日霽突作無風之波罪當情真希翻已成之案是誠何心哉既不認皇木也而認條稿必條稿非欵差所買而後可不認木厰也

而認舊基必舊基非朝廷所用而後可不認用木幾萬也而認七千必七千不可言賊而後可種種供招有何誣讖卽具蘇張之舌終難脫卸而猶曰工疏前說漂流後說搶奪不知其搶奪者卽其撈獲漂流者也吁嗟亦愚甚矣事始寂無發揮日久橫生枝節始猶囁嚅卑詞庶幾當事之寬政今則譸張雄辨冀逃天下之公非此其設心何居也彼固謂天威不測言者幸遭厄運而縉卽首發窮追不一肆螫則積怨深怒何時而洩故思以促之一字裝點職之生平而又以挾之一字報復職之堂官真傾險之故知播弄之辣手哉詎知事發之初職已置身家利害於度外勞怨不避險阻悉嘗直欲爲公帑清此積逋爲國家留此法紀爲世界明此公道於願畢矣他又何計哉謹揭

舊編

捕虎檄

國朝 王雲翔

物之爲民害者鱷魚與山君鱷魚在湖未聞數月之間連喪二十餘命也且格於昌黎伯之議卒徙於海以避天子所命吏是鱷魚尙可化虎爲山君知有父子之恩乃戕人父子以肥其身乎本縣蒞任以來不能興利除

害以避民困良用自愧我

皇上聖明縣令自應待罪受法虎托處吾宇白晝噬人以傷  
天子之化令縱不肖不能法古使爾渡河潛踪抑安忍以民  
之骸骨飽爾慾腸耶致齋三日告於城隍願身受譴以  
除兇暴諭爾山君其學鱷魚縣令之誠雖未敢比昌黎  
然同爲

天子之命吏必操弓矢以從事今當掃穴捕子之辰不師昌  
黎三日五日七日之約良以民命迫於湯火更不容少  
緩須臾奉行

天法殺人者死虎以賤傷貴已二十餘口百死不足以蔽辜  
縣令惟決然殺之不復有所遲回虎其俯首就戮若安  
於山渡於河亦毋許爲他境之害令卽起行先爲虎告  
凡爾族類咸當凜遵特檄

耐庵文抄

傳

博古先生傳

明胡叔廉

博古先生姓龔氏淦東去越六舍許有鄉曰午溪豐湖  
澎潭諸水經焉勝國時鄉之隱者龔舜咨以詩鳴與虞  
臨川范清江諸公友善世所傳栖碧山人是也栖碧之  
麓峯迴路轉水深魚穴盤石若几垂楊如障可濯可釣  
名曰魚灘栖碧之後博古先生少攻學究苦其支離曰  
是習腐之門也棄去爲藩司椽厭其卑垢曰是滋奸之  
途也復棄去慕巖桐江徐南州之風曰彼獨非丈夫哉

富貴不可求貧賤不能移韓退之有言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從吾所好而已風靜煙消日永波平獨掉小舟垂釣灘曲或咏古以舒嘯或托物以寄懷釣可得魚意不在魚魚可換酒意不在酒親舊知其如此毀譽半之毀者曰是怪民也譽者曰是釣隱也先生咸若罔聞作歌曰山上白雲山下灘灘灘與我共盤桓釣絲不惹飛熊夢無數好山相伴閒縉紳大人廉而嘉之有來物色者先生與飲輒醉陶然兩忘酬酢談吐間往往有經世之言是又知先生非徒釣隱蓋被褐懷玉者云先生年七十有六以壽終有子三人能世其家王器東川午溪之傑也一日攜先生所哀諸作及一時文人所贊頌者若干首爲漁灘釣隱集出以示予予幼時側聞先生高誼今又徵諸詩文故爲之傳而論著之論曰古之君子或以祿隱或以市隱或以樵隱或以漁隱雖迹異途殊要之自適自靖各異其見焉爾以宋慶歷之盛邵康節尙爲漁樵問答然則龔君之漁隱豈苟焉已哉

練溪集

饒烈婦孫氏傳

明胡經

烈婦孫氏者新淦饒仲子思明之妻也父怡安國鄉人  
女生二日父命名曰節秀生而果懿靜仲子者今刑部  
子聞同母弟也父樸庵君年二十九卒母大宜人徐氏  
誓不二心惻惻鞠二孤而迪之成嘉靖己丑刑部登進  
士仲子闖闖邁眾始仲子六齡已通聲律人稱曰奇童  
弱冠游邑學時陽明先生倡道東南仲子得傳習錄讀  
之曰道在茲矣乃脫畧近習篤志古道冠明道之冠深  
衣博帶動矩而方言飭而核眾訝其迂且狂則曰學貴  
明心不欺自信其力有成迂狂之名吾何避乎烈婦知

仲子勤於學勸曰君爲真儒妾得爲儒婦足矣宜人媼  
居二十年仲子哀事之孝權繞幃膝嬉愉若童子態烈  
婦順姑若仲子之事母也於是相敬如賓交懽若良朋  
宜人悅曰伯氏立官仲氏敬學未亡人庶幾可報汝父  
於地下仲子質薄陰虛成瘵烈婦躬湯藥費且耗矣脫  
簪珥勤繅織給之仲子養疾新興寺烈婦供具有加時  
令家童盪之劬劬五載無間晨夕嘗煮藥夜分戶外隱  
隱見老人自空而下張口噓之言曰此正氣湯也已忽  
不見占者曰神稔婦賢殆正氣所結云壬辰仲子病劇



烈婦顯天私謂女奴曰主病至此我惟有死而已仲子歸自僧寺卽就正寢不復入室謂烈婦曰我疾必不起矣汝年少可他適烈婦泣曰君何出此語卽不諱我請先痛哭幾絕遂密爲死具擇衣衾之精者待夫粗者自待取慈蜜合和飲之不得死買砒礪自毒守者覺之又不得死一日守者倦烈婦縊縊時有聲烈烈屋瓦震撼頃乃定衆驚起視則已死矣時壬辰夏月八日也仲子淹淹曰妻爲我死妻道終矣我所學者陽明也幸竊其標以淑諸身力微而寡要疾作而中隳傳習錄爲我納

諸棺志未泯泯也後烈婦七日亦卒鄉父老士庶義之奔弔數百人有司具烈婦狀以檄於監司疏朝具疏畧曰風化國家之大紀貞烈天地之正氣孫氏慷慨殺身又從容就義思明幼孤家貧嗜學稽古卓然良士烈婦古今爲難於是天子詔旌其門曰貞烈史曰噫丈夫哉孫氏之烈烈矣禮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道之經也先夫自殺不已變乎無亦曰上帝好生妾死代夫帝必矜之君所累惟妾妾死將無累君解而更生亦或然之數也然則孫氏之死有深思焉寧曰植節表志已哉父命

名而兆端姑導節而趨定夫率德而刑宜猶之曰麝之  
柏也玉以工琢工匠玉琢雖巧其何能玉故不有生之  
曷其造之不有造之曷其成之死生之際難矣哉比干  
死忠伯奇死孝共姜死節邈乎至矣區區荆布者可多  
得耶日者宸濠之稱亂也許子奮死之孫子馬子黃子  
亦死之餘無聞焉夫達義審幾決策榮名士也古今猶  
落落焉矧女婦弱質忍天性托命衣食藉口歲月吾何  
尤乎哉孫氏死有四善焉曰立道之綱承夫之志光姑  
之節成父之命詩曰及爾同死又曰大似嗣徽音烈婦

有之丈夫觀是可以發可以艾

嘉會堂文抄

鄧孝子傳

國朝 陳希獻

邑有孝子垂暮而始知之又數年而後傳之其人則宣  
城鄧氏是也孝子名桂痛父歿號哭幾殞不內入不肉  
食三載如初其居恆蓋篤行君子也母歿亦如喪父時  
家貧爲父母營葬負土爲墳結廬墓側晨昏哭哀感行  
人從山下來者往往不揮淚而不忍過其所距墓半  
里許有叟家焉叟哀憐之一日攜子往見老林深箐忽  
風生谷應虎伺其中突攫其子以去置之山椒叟大呼

聲徹墓廬孝子聞而奔救仰天號曰叟年高僅一子以我故懼虎害我實不德以禍此叟虎舍諸虎曳尾垂首若喪氣然遂聞寂以遁乃奔抱其子與叟提攜哭叟忽破涕爲笑喜其無傷也一時名人達士咨嗟而咏歌之余聞是事爲之詩曰白額恐傷純孝性也知愛屋及烏情殆紀實也孝子廬墓歸益讀書樂道見重士林不屑爲進取計時人咸稱曰孝子於是有司循例以表其堂惜無有大力者聞於

朝如南宋時潘綜事旌之爲純孝里云

次沙文集

### 二孝子傳

國朝 陳希猷

二孝子同懷兄弟也兄國楨

一作正

天性純樸綽有古風

常到股愈父疾國材博學能文爲鬻官領袖兄弟友恭

俱以孝聞後國材值父病又篤遂割肝和藥以進初國

材之割肝也家人無知者忽有叩門人布衣草履探囊

出丸曰金鎗藥療孝子苦言訖不見咸疑異亦莫測所

由來察國材色甚慘皆私謂得無繼兄所爲耶國材秘

不言強起進湯藥父覺藥有異不數日俱平善如初後

父歿國材廬墓三年馴虎爲守今室廬故址尙存鄉父

老往往指目之曰此兩孝子鄧氏廬也嗟乎世有謂其  
兄弟爲愚孝者吾不知其爲何說殆不過慮其毀體以  
傷親耳不知孝之大可以動天地格鬼神積誠所感危  
而能全不然則送藥之道人胡爲乎來抑何神也謂之  
曰愚豈可及哉野史氏曰天性之汨沒也可勝慨哉孰  
不愛吾身而惟知吾有父如鄧氏兩孝子者今有幾人  
哉雖然有曾閔之行而困於單寒能自達於上者鮮矣  
維持風教者於此可忽乎哉

次沙文集

